

詩韻類書籍考論*

張健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詩韻」考辨

「詩韻」作為一類書籍之名，其定義是有差異的。清代學界一度統稱所有韻書為「詩韻」，《四庫全書總目》嘗辨其非。《總目》卷四十四《詩韻更定》提要云：「韻書之作，所以辨別聲音，不專為詩而設。流俗名曰『詩韻』，莫知所本。毛奇齡《古今通韻》以為『詩韻』者，『試韻』之譌。然唐宋以來，竝無『試韻』之名，奇齡不免於臆說。」¹按照《四庫總目》提要的說法，將韻書稱作「詩韻」乃「流俗」之謬，吳國縉所編《詩韻更定》「以詩韻為名，已失於不考」，²乃是承謔踵謬。可見稱韻書為「詩韻」，此一「流俗」的說法早在清初已影響至學人。然此說起於何時？《總目》謂「莫知所本」。毛奇齡（1623–1716）以為此乃宋代科舉考試所用《禮部韻略》即「試韻」之謔。³在《總目》編者看來，並不可信。《總目》考證「詩韻」之來歷云：

考吳澄《支言集》，有張壽翁〈《事韻擷英》序〉，曰：「荊國、東坡、山谷，始以用韻奇險為工。蓋其胸中蟠萬卷書，隨取隨有。儻記覽之博不及前賢，則不能免於檢閱，於是乎有《詩韻》等書。然其中往往陳腐，用之不能起人意。」云云。然則其始以《韻府》之類便於作詩押用，遂謂之「詩韻」。其後但收韻字，不載詞藻者，亦遂沿用其名耳。⁴

* 本論文的相關研究受到香港研究資助局的資助，項目號：456812。

¹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390。

² 同上注。吳國縉，全椒（今屬安徽省）人，清順治九年（1652）進士，著有《世書堂稿》等。

³ 《總目》謂毛氏《古今通韻》有此說，按該書說「宋試韻最禁重押」（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7年〕，卷二，頁一下），《四庫總目》所謂毛說大概指此。又毛氏〈葉氏分書詩韻序〉云：「韻學之衰，自周、沈創譜，渺焉遼絕，即隋唐詩韻所稱《切韻》、《唐韻》諸書，亦概不可見，而祇以宋人所限禮部試韻傳之。」見毛奇齡：《西河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影印清康熙間刻《西河合集》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序十二，頁十四下。此亦稱「試韻」。毛氏似未明說「詩韻」乃「試韻」之訛，《總目》謂毛氏云云，蓋推測其意如此。

⁴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四，《詩韻更定》提要，頁390。

《總目》據吳澄(1249–1333)之文，認為「詩韻」類書籍起於王安石、蘇軾、黃庭堅以後，乃應詩人押奇險之韻的需求而作，《韻府羣玉》正是這類詩韻書籍的代表，「詩韻」則是這類書籍的類名。按照《總目》之說，「詩韻」類書籍原本是專指《韻府羣玉》一類帶詞藻的供作詩押用的韻書，但後來世俗間把不帶詞藻的韻書也稱作「詩韻」。在《總目》的編者看來，世俗的混稱掩蓋了「詩韻」的本義，以致連毛奇齡也未能真正明白其由來。

韻書所附詞藻是有出處的，這種有出處的詞藻稱作「事」，即所謂典故，包括語典與事典。稱「事」者乃是就其內容出處言，謂「詞藻」則就其語言文字形式言。從事的角度言，「詩韻」類書籍韻字後附載詞藻的特徵，《四庫總目》概括為「以韻隸事」或「分韻隸事」，更將此體例之源頭溯至顏真卿《韻海鏡源》。《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三五《韻府羣玉》提要云：

昔顏真卿編《韻海鏡源》，為以韻隸事之祖，然其書不傳。南宋人類書至多，亦罕踵其例。惟吳澄《支言集》有張壽翁《事韻擷英》序，稱「荆公、東坡、山谷始以用韻奇險為工。……然其中往往陳腐」云云。是押韻之書盛於元初，時夫是編，蓋即作於是時。⁵

依《總目》之說，元初張壽翁《事韻擷英》、陰時夫《韻府羣玉》這些詩韻類書籍，在體例上都繼承了顏真卿《韻海鏡源》。在《佩文韻府》提要中，《總目》更勾勒此類書籍的源流：

分韻隸事，始自真卿。今其書不傳，宋元間作者頗夥，謂之「詩韻」。其傳於今者，惟《韻府羣玉》為最古。至明又有《五車韻瑞》，然皆疎漏不完，舛謬相踵。楊慎作《均藻》，朱彝尊作《韻粹》，其子昆田又作《三體摭韻》，皆欲補陰氏、凌氏之闕，而仍未賅備。是以我聖祖仁皇帝特詔儒臣，蒐羅典籍，輯為是編。⁶

《韻海鏡源》雖為體例之源頭，但在宋元之際，由於詩歌創作押奇韻的推動，出現了數量「頗夥」的「分韻隸事」的「詩韻」書籍，經由明清學者的繼作補綴，到《佩文韻府》而臻於「賅備」。這就是《四庫總目》所勾畫「詩韻」類書籍的歷史。

《四庫總目》依據吳澄之說，探討詩韻類書籍的源頭，並將詩韻類書籍與普通韻書加以區分，功不可沒，但尚有一問未達。《總目》所引吳澄序文中說「於是有《詩韻》等書」，「詩韻」顯然是指一部書名，其作為一類書籍的類名實本於書名《詩韻》的單部書，爾後書名成為類名。吳澄所說《詩韻》究竟是一部甚麼書？《總目》並沒有說明。

⁵ 《四庫全書總目》，頁1152。

⁶ 同上注，卷一三六，頁1158。

今考吳澄所言《詩韻》一書，見於明正統六年（1441）楊士奇所編《文淵閣書目》卷十二著錄「《詩韻》一部二冊」。⁷再往前追溯，元嚴毅《詩學集成押韻淵海》的〈凡例〉亦提及此書：「《詩韻》舊編，但取其有詩句者載之。」⁸據此可知，《詩韻》一書所收韻字是以有無詩歌用例為準，如有用某韻字的詩句，便收入此字，若無詩句則否。因而《詩韻》與《廣韻》、《集韻》、《禮部韻略》等韻書相比，其面向詩歌用韻的功能十分明顯，誠如《四庫總目》所言者。〈凡例〉說：「書肆舊刊廬陵胡氏、建安丁氏所編《詩學活套押韻大成》，詳略不同，醇疵相半，大抵以押韻詩句多者居前，詩句少者居後。」⁹此段文字在上引「《詩韻》舊編」云云之前，《詩韻》云云承上而言，即指《詩學活套押韻大成》，乃簡稱其書名。元《至順鎮江志》卷十一「書籍」著錄《詩學押韻大成》五冊，¹⁰當即此書。編者建安丁氏不詳，廬陵胡氏乃廬陵人胡繼宗。高儒《百川書志》卷十一著錄《詩學大成》十三卷、《詩韻大成》二卷，解題云：「宋建安毛直方編。……後附廬陵胡繼宗《詩韻大成》。」¹¹《詩韻大成》即《詩學活套押韻大成》。朱睦㮮《萬卷堂書目》卷一著錄胡繼宗《韻學大全》二卷。¹²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三著錄胡繼宗《韻學大全》二卷；卷十五著錄胡繼宗《書言故事》十卷，又《詩韻大成》二卷，並注「廬陵人」。¹³《韻學大全》與《詩韻大成》當是同書異名。前引〈凡例〉謂書肆刊此書，有「詳略不同」，故當有不同版本。按胡繼宗所編《書言故事》今存，亦屬類書。他還曾校勘《四書》。歐陽守道（1208–1272）〈題重刊《四書》後〉：「今吾廬陵胡繼宗又手自校正而刻之，字畫甚精。」¹⁴據此可知，廬陵胡繼宗乃宋末人。

到此，我們大體可以確信，「詩韻」原是《詩學活套押韻大成》一書的簡名，編者是胡繼宗、建安丁氏。丁氏究竟參與到何種程度？已不得其詳。但後來目錄僅載胡氏之名，可見丁氏在此書編纂中地位遠不及胡氏重要。此書最主要的特徵就是韻字後附載押韻用的詞藻（詳後）及押該韻字的詩句。此與《四庫總目》所謂附詞藻者尚有差別，因為附有詞藻並不等於附載詩句。原則上說，可以專附詩句而無詞藻，也可

⁷ 楊士奇：《文淵閣書目》，《明代書目題跋叢刊》影印清嘉慶四年（1799）桐川顧氏刊《讀畫齋叢書》本（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年），卷十二，頁七下。

⁸ 嚴毅（輯）：《詩學集成押韻淵海》，《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元後至元六年（1340）蔡氏梅軒刻本（臺南縣柳營鄉：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年），卷首。

⁹ 同上注。

¹⁰ 脫因（修）、俞希魯（纂）：《至順鎮江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宛委別藏本，1981年），卷十一，頁九下。

¹¹ 高儒：《百川書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171。

¹² 朱睦㮮：《萬卷堂書目》，《續修四庫全書》影印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觀古堂書目叢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卷一，頁十二下。

¹³ 黃虞稷（撰），瞿鳳起、潘景鄭（整理）：《千頃堂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99、421。

¹⁴ 歐陽守道：《巽齋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二一，頁六上。

以專附詞藻而無詩句，或可以既有詞藻亦有詩句。至此，所謂「詩韻」的涵義明確有三：（一）韻字後附載詞藻及詩句的韻書，胡繼宗等《詩韻》如此，吳澄所序張壽翁《事韻擷英》也是如此，以現存《詩學集成押韻淵海》為代表；（二）韻字後附詞藻的韻書，此《四庫總目》所謂詩韻的涵義，以《韻府羣玉》為代表；（三）所有韻書的統稱，韻字附詞藻或不附詞藻者皆在其內。此明清世俗流傳的涵義。《四庫總目》事實上兼取第一義與第二義，因為兩者之間原有關聯。本文從之，一般韻書不在此文的討論範圍。

「詩韻」類書籍的產生及其體制源流

《四庫總目》所引吳澄〈《事韻擷英》序〉對於理解「詩韻」類書籍的出現十分重要，文載《吳文正公集》卷十一：

昔歐陽公、蘇老泉、王荊國諸人，以「黯然銷魂惟別而已」八字分韻賦詩送裴吳江。蘇得「而」字，其詩云：「談詩究乎而。」¹⁵荊國就席擬賦二篇，一曰：「風作鱗之而。」¹⁶一曰：「兩忘我與而。」¹⁷滿座駭服。¹⁸宋以前和詩，和意不和韻。¹⁹至荊國、東坡、黃山谷，始以用韻奇險為工。²⁰

吳澄論及「詩韻」類書籍產生的詩學背景，涉及三個方面：一是和韻，二是押韻有出處，三是以奇險之韻相尚。王安石、蘇軾、黃庭堅，是引領風習的人物。正是在這種風氣之下，韻在詩歌寫作中的重要性得到突出，用韻也是呈現詩人學問及才能的方面之一。押奇險韻需要記覽之博，王安石等人「胷中蟠萬卷書，隨取隨有，愈出愈巧，故得以相矜尚也」。他人「記覽之博不及前賢，則不能不資於檢閱」，於是押韻用的《詩

¹⁵ 蘇洵全詩已佚。「究乎而」典出《詩·齊風·著》：「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見毛公《傳》、鄭玄《箋》、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清嘉慶二十年〔1815〕南昌府學刊本，1955年），卷五之一，頁八下至十下。

¹⁶ 王安石（著）、李壁（箋注）、高克勤（點校）：《王荊文公詩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卷十〈送裴如晦即席分題三首〉其二，頁246。「鱗之而」出《周禮·考工記·梓人》：「凡攬網援簪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鄭玄注：「作猶起也。之而，頰頰也。」見孫詒讓《撰》，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八一，頁3383。

¹⁷ 王安石：〈送裴如晦即席分題三首〉其一，頁245。「兩忘吾與而」典出《莊子·大宗師》：「不如兩忘而化其道。」見郭慶藩（輯）、王孝魚（整理）：《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頁242。

¹⁸ 宋龔頤正《芥隱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11-12亦載此故事。

¹⁹ 此說不確，唐代元、白已經和韻。

²⁰ 《吳文正公集》，《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影印明成化二十年（1484）刊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卷十一，頁二十上。

韻》等工具書應此風氣而出。《事韻擷英》的編者江州路教授張壽翁嫌《詩韻》等書「其間往往陳腐」，故其《事韻擷英》「削去陳腐之字，而皆奇險之韻」。吳澄肯定這些工具書的價值，稱「纂輯之書，亦不為無功也」；而對張壽翁的《事韻擷英》尤其讚賞，謂「此編可為賦詩用韻之助，其功不既多矣乎！」由於《事韻擷英》所編皆「奇險之韻」，故作詩者「置一裘，則人人皆用奇險之韻，何異於王、蘇、黃三鉅公也哉？」²¹

吳澄述「詩韻」類書籍產生之因由甚為簡要，茲稍補論之。王安石、蘇軾、黃庭堅諸人詩押奇險之韻，甚至和險韻，這種傾向受到江西詩派的肯定與重視。呂居仁〈與曾吉甫論詩第一帖〉云：「近世次韻之妙，無出蘇、黃，雖失古人唱酬之本意，然用韻之工，使事之精，有不可及者。」²²呂居仁雖是就次韻詩整體而言，但包括了次奇險韻在內。呂氏〈和汪教授〉有云：「搜尋險韻少工夫，敢與諸公鬪遲速。」²³可見呂本中亦與江西詩社諸人唱和險韻詩。江西詩派成員中高荷詩善押險韻，劉克莊謂其「親見山谷，經指授，記覽多。如〈麥城〉詩押險韻，略無窘態」。²⁴

詩押奇險之韻與學問有密切關係。呂本中所謂「搜尋險韻」的「工夫」，就是劉克莊所說的「記覽多」，即平日讀書廣，記誦多。費袞《梁谿漫志》卷七：「作詩押韻是一奇。荊公、東坡、魯直押韻最工，而東坡尤精於次韻，往返數四，愈出愈奇。如作梅詩、雪詩押『噉』字、『叉』字，在徐州與喬太博唱和押『祭』字，數詩特工，荊公和『叉』字數首，魯直和『祭』字數首，亦皆傑出。蓋其胸中有數萬卷書，左抽右取，皆出自然。初不著意要尋好韻，而韻與意會，語皆渾成。此所以為好。」²⁵押奇險韻而自然，無拘束之感，須以學問為基礎。此正可與前引吳澄之說相印證。由於押奇險韻成為風氣，一般詩人欲押奇險韻而無足夠學問，惟有借助於工具書，於是就有人出來編輯此類書籍，此即「詩韻」類書籍出現的詩學動因。

元人嚴毅編《詩學集成押韻淵海》是一部典型的「詩韻」書籍（下節詳論），卷首有後至元六年（1340）張復序，論及「詩家韻書」的產生原因與價值問題。張氏認為，詩歌之本質乃抒寫性情，其最高境界為古人之「情性發而為辭」，而其詩自然叶韻；自韻書出現以後，後人之詩便受到韻的制約。然押韻的優劣，原本與典故出處無關，或「穩而雅」，「或險而奇」，「初無蹈襲陳語，而未嘗必其有來處」，因而不必「出於檢閱而成章」。既然如此，那麼詩韻書籍有甚麼必要呢？張復舉出兩點：其一，押韻有高下之分，「學必期至於是，而不能驟至於是，故為之筌蹄，以備其熟此而有得焉

²¹ 本段所引文字均出吳澄：〈《事韻擷英》序〉，頁二十上至二十下。

²² 胡仔（纂集）、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前集卷四九，頁333。

²³ 《東萊先生詩集》，《四部叢刊續編》影印宋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卷十九，頁十二下。

²⁴ 劉克莊（著）、辛更儒（校注）：《劉克莊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卷九五〈江西詩派總序〉，頁4029。

²⁵ 費袞（撰）、金圓（校點）：《梁谿漫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74。

耳」。學者要達到高境界，不能一蹴而就，必有一學習過程，詩韻書籍在此一學習過程中充當工具，即所謂「筌蹄」。其二，和韻已經成為風氣，「賡歌用韻，舉世所尚，往往一唱百和」。在此風氣中，「較以應之敏鈍，押之工拙，讀不萬卷，烏得而不求益於是書也？」和韻要講求韻的工拙，奇險為人所尚；還要考驗反應的疾遲，而以速為先。這些都要以學問廣博為基礎，一般人無此基礎，就要求助於詩韻類工具書。此對詩韻類書籍的產生原因及價值的論述與吳澄等之說正相一致。

從編纂背後所體現的觀念及體例看，「詩韻」類書籍有兩個脈絡：一是知識的脈絡，二是詩學（及文章）的脈絡。從知識的脈絡說，此類書籍的編集與傳統所謂類書關係至鉅。傳統類書的編輯方式大體有二，「或以事而相從，或以韻而相次」。²⁶以事相從者，即按照事（知識）本身的性質類別加以組織，往往分成天文、地理等等門類，這是事類（知識類別）的框架，也是一般類書的特徵。以韻相次者，即以韻類事，乃是按照表述該事的字詞所隸屬的韻字來組織，這是韻類的框架。這兩種方式的差異乃組織知識的形式有所不同，各有其功用。以事類的框架將知識分屬於天文、地理等類別之下，這種組織形式依照知識本身的性質，呈現出知識的架構，如此組織起來的知識具有其本身的系統性；以韻類事，把知識按照韻字組織起來，這種音序式的組織形式便於檢索。以事相從的形式起自魏繆襲、王象所編《皇覽》，《藝文類聚》、《初學記》等書皆屬此類。以韻類事的編輯方式最早出自唐代顏真卿（709–784）的《韻海鏡源》。其書宋代已經不傳，²⁷然唐人封演《封氏聞見記》尚記其大概。此書兼有字書、韻書及類書的功能，而其影響於後世類書者，主要是其以韻類事的體例。俞樾謂「此乃韻藻之權輿」，²⁸即最早在韻字末附有詞藻之書。《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二十《封氏聞見記》提要稱，「元陰時夫《韻府羣玉》實源於此」。²⁹

其實顏公此書只是《韻府羣玉》等書的遠源，直接源頭則是袁穀《韻類題選》與錢諷《史韻》。宋濂（1310–1381）〈韻府羣玉後題〉云：「《韻府羣玉》一書，……乃因宋儒王百祿所增《書林事類韻會》、錢諷《史韻》等書，會粹而附益之。」³⁰早在北宋時代，袁穀（嘉祐六年〔1061〕進士）《韻類題選》已承《韻海鏡源》以韻類事。袁氏書已佚，惟《直齋書錄解題》卷十四著錄云：「《韻類題選》一百卷，朝奉大夫知處州鄞袁穀容直撰。以韻類事纂集，頗精要。世所行《書林韻會》，蓋依倣而附益之者也。」³¹

²⁶ 《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七〈《駢字類編》序〉，頁一下。

²⁷ 王應麟（1223–1296）謂「《崇文總目》僅存十六卷，今不傳」，則南宋時，此書已不傳。見王應麟：《困學紀聞》，《四部叢刊三編》影印元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1936年），卷八，頁十七上。

²⁸ 俞樾：《茶香室叢鈔》，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刻《春在堂全書》本，三鈔卷十四，頁九上。

²⁹ 《四庫全書總目》，頁1033。

³⁰ 《宋學士文集》，《四部叢刊初編》縮印明正德刊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卷三十八，頁三上。

³¹ 陳振孫（著），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426。

此書百卷之鉅，可見規模之大。南宋樓鑰（1137–1213）評其書云：「袁之著述傳于世者，有《韻類題選》百卷，……竊以為古今類書第一。蓋類書必須分門，雖多出名公，而事多重疊，又必有雜門；惟此書以韻別之，讀者隨字徑取，一索而獲。每一目之下，必有賦題，故以『題選』為名。」³²根據樓鑰所云，袁穀編輯此書目的原主要為律賦之寫作，以韻類事的編輯方式深受重視，故其書在當時頗有影響，以至有人起而效之，並加增補，編成《書林韻會》。《直齋書錄解題》卷十四：「《書林韻會》一百卷，無名氏。蜀書坊所刻，規模《韻類題選》而加詳焉。」³³今尚有宋刻本殘卷存世。³⁴

南宋前期，錢諷所編《史韻》亦是以韻類事。《直齋書錄解題》卷十四著錄錢氏《史韻》四十九卷，謂「附韻類事，頗便檢閱。」³⁵趙希弁《讀書附志》卷上亦著錄此書，稱「依《唐韻》分四聲，而以十一史之句註于下」。³⁶《史韻》的選材範圍僅限於史部書籍。其書與《書林事類韻會》雖同為以韻類事，然《史韻》所類之事語，其末字均為該韻字。如「東」字韻下所列事，句末皆含「東」字。《書林韻會》則既列句末以該韻字結尾者，亦列與韻字內容相關、而句末不以該韻字結尾之詞語。這表明，《史韻》已經注意事與記載該事之語的統一（如有關「忠」之事須以「忠」字表述），然此書尚未有意將事語化約為二字或三、四字的詞藻，而是依據事語原來的出處。朱彝尊特別指出此點，《曝書亭集》卷四十三〈回溪史韻跋〉云：「宋人兔園冊，類摘雙字，編四聲，以便簡閱。回溪獨采成語，有多至三四句者，未嘗割裂原文，信著書之良法矣。」³⁷所謂「類摘雙字」，乃是把原來出處的句語加以縮減改造，使之詞藻化。例如南宋林鉞《漢雋》，同是編類史籍，卻是將事語詞藻化。³⁸《漢雋》分類編集《漢書》事語，按照歷史掌故的性質分「稱制」、「三宮」、「羣僚」等五十類。每一事都以《漢書》中詞藻標示，多二字、三字語。林鉞序云：「予取其事語文意相比，併錄注家訓故，分五十篇，……大可以詳其事，次可以玩其詞。」此書一方面分類呈現漢書的歷史知識，另

³² 樓鑰：《攻媿集》，《四部叢刊初編》縮影武英殿聚珍版本，卷七七〈跋袁光祿（穀）與東坡同官事迹〉，頁九上至十上。

³³ 《直齋書錄解題》，頁428。

³⁴ 《郡齋讀書志》卷十四著錄《書林韻海》一百卷：「不題撰人。分門依韻纂經史雜事，以備尋閱。或云皇朝許冠所編。」孫猛以為《書林韻海》蓋即《書林韻會》。見孫猛：《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664。此書又題《書林事類韻會》，清瞿鏞（1794–1846）《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子部五著錄《重添校正蜀本書林事類韻會》二十七卷，乃宋刊殘本。見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光緒常熟瞿氏家塾刻本，卷十七，頁十二下。又據宋濂所云，宋儒王伯祿亦曾增補此書。

³⁵ 《直齋書錄解題》，頁427。

³⁶ 《郡齋讀書志校證》，頁1103。

³⁷ 朱彝尊：《曝書亭集》，《四部叢刊初編》縮影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本，卷四三，頁六下。

³⁸ 林鉞：《漢雋》，《叢書集成續編》影印戊辰（1928）上海涵芬樓據宋淳熙刊本影印續古逸叢書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十卷。此書卷首有林鉞紹興壬午（三十二年〔1162〕）六月序，淳熙戊戌十二月十九日（五年〔1179〕）魏汝功序。

一方面也通過所標詞目展示《漢書》的詞藻。與《漢雋》之類書籍將事詞藻化不同，《史韻》「獨采成語」，就是尊重原書的語典出處。雖然朱彝尊更加讚賞這種保持典故出處原貌的方式，但是，兩者功能實有不同。《史韻》「獨采成語」，主要作用是知識性的，呈現出歷史知識的原貌；「類摘雙字」則是在原有事語基礎上加工提煉，創出新辭，因而除了有知識性的功能，更有提供詞藻的功能，即修辭性的文章功能。

本來以事相從的類書已經將事詞藻化，像《初學記》更是將詞藻駢儷化。這一類書籍在提供知識的同時，也都有詩學及文章的功用。歐陽修〈論更改貢舉事件劄子〉：「今貢舉之失者，患在有司取人先詩賦而後策論，使學者不根經術，不本道理，但能誦詩賦，節抄《六帖》、《初學記》之類者，便可剽盜偶儷，以應試格。而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往往幸而中選。此舉子之弊也。」³⁹按照歐陽修的理解，這種類書的知識乃是面向詩賦寫作的，給作詩賦者提供偶儷的典故及儷辭資料。歐陽修認為，這種類書的知識不能夠通經明道，培養道德；他主張「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⁴⁰研經而明道，道勝自然能文，這種文是根於經書、本於道理之文，而非襲用類書詞藻的舉子詩賦之文。這種論述反映出自韓愈以來有關知識與文章關係觀念的重大變化，即認為類書的知識系統不具有道德性，對於文章的價值也只是知識層面及審美層面的，即典故、詞藻之用。

「以事相從」的類書具有詩學及文章功能，同樣，「以韻隸事」的類書也具備詩學及文章功能。前言《韻類題選》乃為作律賦而編。《郡齋讀書志》卷十四著錄《押韻》五卷：「皇朝張孟撰。輯六藝、諸子、三史句語，依韻編入，以備舉子試詩賦之用。」⁴¹此書雖名「押韻」，然實以韻隸事，體例同《韻類題選》、《書林韻會》、《史韻》諸書。尤可注意者，晁公武明確指出，此書的編集目的是供舉子作詩賦之用，正與樓鑰所說《韻類題選》的編選目的互相印證。

按照吳澄的說法，「詩韻」類書籍起於詩人學習王安石、蘇軾、黃庭堅詩押險韻。此類書以宋末胡繼宗《詩學活套押韻大成》為代表，其重要特徵即韻字後附載詩句。其實，以韻類詩的體例早於胡氏《詩韻》。《郡齋讀書志》卷十四著錄《歌詩押韻》五卷：「皇朝楊咨編古今詩人警句，附於韻之下，以備押強韻。」⁴²《宋史》卷二百七《藝文志六》著錄楊謔《古今名賢歌詩押韻》二十四卷，即是此書。晁氏《讀書志》成於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或之前，⁴³而胡繼宗乃宋末人，可見楊咨《歌詩押韻》一書早於胡氏書。楊氏書的編輯目的就在於為「押強韻」提供古人詩作之例。這一類的書籍

³⁹ 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卷一百四，頁1590。

⁴⁰ 同上注，卷四七〈答吳充秀才書〉，頁664。

⁴¹ 按袁本著錄六卷，見孫猛：《郡齋讀書志校證》，頁677。

⁴² 孫猛《郡齋讀書志校證》校謂袁本「五」作「二十四」（頁677-78），證以《宋史·藝文志》，當以二十四卷為是。見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5300。

⁴³ 孫猛：《郡齋讀書志校證》，〈前言〉，頁1。

還有《杜詩押韻》、《張孟押韻》。⁴⁴《杜詩押韻》以韻類編杜甫詩句，《張孟押韻》當是按韻類編張籍、孟郊詩句。

《歌詩押韻》、《杜詩押韻》等書俱已亡佚，流傳至今的則有裴良甫《十二先生詩宗集韻》。此書亦在胡繼宗《詩韻》或之前。趙希弁《讀書附志》卷上著錄《十二先生詩宗集韻》二十卷，謂：「裴良甫師聖編杜甫、李白、高適、韓愈、柳宗元、孟郊、歐陽脩、曾鞏、蘇軾、王安石、黃庭堅、陳無己之詩韻也。」⁴⁵《四庫總目》卷一三七子部類書類存目著錄《十二先生詩宗集韻》二十卷。今存宋本卷七、卷八、卷九，其版本特徵與《總目》著錄正合，當即《四庫總目》所著錄之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據以影印。⁴⁶《詩宗集韻》編入十二詩人詩句，乃以一聯為單位，凡雙句末為某韻字者即排列於該韻字之下。如「東」字韻編入杜甫詩九聯、李白詩八聯、韓愈詩二聯、柳宗元詩一聯、高適詩四聯、孟郊詩四聯、歐陽修詩四聯、蘇軾詩十聯、曾鞏詩五聯、王安石詩六聯。這些聯句都沒有標詩題，即《四庫總目》所批評的「削去原題」。

以韻隸事與分韻繫詩，這兩種體例在南宋後期被統合在一起，胡繼宗的《詩學活套押韻大成》即是其例。而吳澄所序的張壽翁《事韻擷英》也是此類書籍中的一種。以韻隸事與分韻繫詩，這兩種類型的書籍都與韻相關，其在詩歌及文章（主要是律賦）寫作上的功能，乃是提供用事與詞藻的來源，同時也可以供押韻之用。由於具有以上功用，故亦反過來影響到一般的韻書，而將詞藻編入。《禮部韻略》及其後所增釋文，⁴⁷亦引用書籍語句，不過乃是引書以明訓詁。如東韻「芄」字，《禮部韻略》訓詁云：「草盛貌。《詩》：『芄芄黍苗。』」又「瞳」字，《禮部韻略》訓詁云：「日出。」釋文云：「云瞳矓，日欲明。陸機〈文賦〉：『情瞳矓而彌鮮。』」「瓏」字，《禮部韻略》訓詁云：「玲瓏，玉聲。一曰明貌。」釋文：「按《文選》云：『珊瑚幽茂而玲瓏。』」⁴⁸但金人編刊《韻略》、王文郁《新刊韻略》（金正大己丑年〔1229〕初刊），則已吸收以韻類事之類書的詞藻。⁴⁹

⁴⁴ 《景定建康志·文籍志》「文集之目」著錄。見馬光祖（修）、周應合（纂）：《景定建康志》，《宋元方志叢刊》影印清嘉慶六年（1801）金陵孫忠愍祠刻本（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卷三三〈文籍志一〉，頁八上。按周必大《二老堂詩話》「辨杜詩閱殷闌韻」有「俗傳孫觀《杜詩押韻》亦用二字」云云，則此書宋時傳為孫觀（1081-1169）所編。見周必大：《二老堂詩話》，明崇禎間虞山毛氏汲古閣刊《津逮祕書》本，第五集，頁二四上。

⁴⁵ 《郡齋讀書志校證》，頁1104。

⁴⁶ 裴良甫（輯）：《十二先生詩宗集韻》，《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⁴⁷ 《附釋文互註禮部韻略》五卷條式一卷，宋紹定庚寅（1230）刊本，收入《四部叢刊續編》。又有毛晃、毛居正：《增修互注禮部韻略》，刊於宋寧宗嘉定十六年（1223）。兩書內容及增釋情形見甯忌浮：《古今韻會舉要及相關韻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二章，頁45-48；第七章，頁258-91。

⁴⁸ 以上所引出《四部叢刊續編》本《附釋文互註禮部韻略》卷一。

⁴⁹ 《韻略》，收入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黑水城文獻》第一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100-101。〔下轉頁82〕

詩家韻書：《詩學集成押韻淵海》

從體例上說，最典型的「詩韻」類書籍乃是以韻隸事與分韻繫詩兩種體例的結合，現知其最早出者乃胡繼宗《詩學活套押韻大成》。然此書已佚，具體面貌不可得而見。不過，元人嚴毅《詩學集成押韻淵海》（以下簡稱《淵海》）一書乃是在胡氏書基礎上編成，故可以視為《詩學活套押韻大成》之核心繼承者，最能體現「詩韻」類書籍的基本特徵。《淵海》的〈凡例〉有對胡氏《大成》體例的評論，我們先述《淵海》的體例，進而推測《大成》的面貌。

《淵海》的編者嚴毅，字子仁，生平未詳。惟卷首有後至元庚辰（六年〔1340〕）張復序，知嚴氏為元人。⁵⁰今至元蔡氏梅軒原刻本尚存，張復序云：「一日見梅軒蔡氏《詩學押韻淵海》，乃錦溪子仁嚴君所編。各韻摭羣書而備韻料于前，選諸集而類韻語于後。其收也富，其擇也精。詩家韻書，是為詳備。」此所謂「韻料」即供押韻用的詞藻（以韻類事，韻藻），「韻語」乃前人押此韻字的詩句（分韻繫詩，詩料），《淵海》兼此兩者，是「詩家韻書」的典範。

非常明確，此書乃作詩押韻之工具書。其〈凡例〉稱「是書韻銓《禮部》」，即按照《禮部韻略》編排。然僅有上平聲與下平聲，故《四庫總目》提要謂其供作律詩之用。⁵¹上下平聲各十五個韻部，乃是按照歸併了韻部的平水韻編次。⁵²平聲三十韻中，「三江」雖在目錄中列出（卷二），但在本卷中則無之，《總目》推測乃是「韻窄字少」之故。⁵³〈凡例〉言此書之體例云：「是編每韻之下，首明反切，繼辨訓詁。先活套，次體字。事聯有二字、三字，以至四字，皆取其的確按據、對偶親切者用之；其不偶者，則圈以別之。詩料自五言以至七言，皆取其下字用工、切於題目者用之。其他泛泛，在所不錄。」根據體例，本書於韻字下有六個部分：（一）反切；（二）訓詁；（三）活套；（四）體字；（五）事聯；（六）詩料。以下分別說明之。

〔上接頁81〕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王文郁：《新刊韻略》，《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影金鈔本。甯忌浮《古今韻會舉要及相關韻書》認為「《新刊韻略》有一個重要特點，在一些韻字註釋後附有韻藻」（頁115），「附韻藻是《平水韻》區別於《禮部韻略》的重要標識之一」（頁157）。關於王文郁《新刊韻略》與劉淵《壬子新刊禮部韻略》二書的關係，見該書第四章「《平水韻》考辨」，頁134-57。但早於王文郁《新刊韻略》的金人《韻略》殘卷中已附有韻藻。考證見聶鴻音、孫伯君：《黑水城出土音韻學文獻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張民權、田迪：〈金代《禮部韻略》及相關韻書研究〉，《中國語言學報》第16期（2014年），頁247-48。

⁵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三七，《增修詩學集成押韻淵海》提要，頁1164。

⁵¹ 同上注。

⁵² 王文郁《新刊韻略》（1227）合併二百零六韻為一百零六韻，劉淵《壬子新刊禮部韻略》（1252）併為一百零七韻，後通行一百零六韻。

⁵³ 《四庫全書總目》，頁1164。

一、反切與訓詁。前言《淵海》韻部韻字按照《禮部韻略》排列，並且有反切與訓詁。此是欲使《淵海》兼有當時通行的《禮部韻略》的韻書功能。以「東」字為例。先看《禮部韻略》。《禮部韻略》本身亦有變化。宋《附釋文互註禮部韻略》卷一：

東，德紅切。釋云：春方也。按《說文》：「動也。」又姓。⁵⁴

元代元統元年(1333)刊本《文場備用排字禮部韻註》卷一：

東，德紅切。春方也，動也。大一，朝一，易一，向一，山一，遼一，自一。⁵⁵

元統本較前本已經增入「大東」、「朝東」等韻藻。再看《淵海》「東」字：

東，德紅切。春方也，動也。〔記〕：「迎春一郊。」〔選〕：「一郊物象新。」〔李〕：「一風扇淑氣。」〔韓〕：「一風右掖春。」〔記〕：「一風解凍。」〔書〕：「平秩一作。」〔孟〕：「決諸一方則一流。」〔莊〕：「順流而一行。」〔王〕：「一君回暖律。」⁵⁶

「德紅切」，是注音；「春方也，動也」，是訓詁。這些內容都與《禮部韻略》基本相同。在音訓之後，《淵海》又引《尚書》、《禮記》、《孟子》、《文選》諸書，李白、韓愈等人之詩，乃是撮舉與「東」字有關的重要事語，然其末字非「東」字。此部分內容為《禮部韻略》所無，乃《淵海》所集。不過在《淵海》中，亦非每個韻字下皆有此類內容，故〈凡例〉未特別言之。

二、活套。《淵海》在韻字音訓之後，列有「活套」。「活套」一語在元明啟蒙類書中頗多用之。如《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稱書信的格式範例為活套，列有「請召簡割活套」、「荅赴簡割活套」、「荅不赴簡割活套」等。⁵⁷「活套」者，列出範例，學者可以模仿套用。《淵海》中所謂「活套」，就是可以做照套用而組成詞藻的範例。比如「東」字後所列活套是：

大一，小一；城一，關一；皋一，巴一；海一，淮一；齊一，隣一；五雲一，百川一；星聚一，水流一；大江一，小橋一；昼橋一，粉牆一；扶棗一，潁水一。⁵⁸

列入「活套」的這些二字、三字語，均是以「東」字結尾詞藻之範例，這些範例呈示組詞的結構及方式，學詩者模仿套用，便可造出以「東」字結尾的詞語。比如做照「城

⁵⁴ 《四部叢刊續編》影印宋刊本，卷一，頁一下。

⁵⁵ 《文場備用排字禮部韻註》，元元統元年(1333)刊本，卷一，頁一上。

⁵⁶ 《詩學集成押韻淵海》，卷一，頁一上。

⁵⁷ 劉應李(輯)：《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影印明正統十一年(1446)劉氏翠巖精舍刊本(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年)，壬集卷六，頁465-66。

⁵⁸ 《詩學集成押韻淵海》，卷一，頁一上。

東」、「閩東」可以造出「邑東」、「郡東」、「園東」等詞語。「活套」中所列詞語都未註明出處，但不表明這些詞語無出處，事實上其中一些詞語同時又出現在標明出處的「事類」部分中。同一詞語置入「事類」中，著眼其有出處；放在「活套」內，則著眼其示例作用。

「活套」之設，意在通過示例，培養學詩者二字、三字詩語的構造能力。這些二字、三字語恰恰是詩句的構成基礎。當學詩者掌握了這種詩語構造術，便有了組詞造句的基本能力。這種能力不僅面向押韻，而且是面向整個詩歌創作的。單就押韻方面言，有此能力，作詩押韻之時，就可以構造押韻用詞語，即所謂韻藻。不過，並非所有的韻字都有活套，如「凍」、「凍」、「蝮」等韻字，皆無活套。此是因為這些字可以組詞的自由度甚小，難以做照組詞。

三、體字。本書重要體例之一，是在「活套」後列有所謂「體字」（但並非所有的韻字都有體字，如「空」等即無）。按照《四庫全書總目》的說法：「體字者，如『東』字下列『青』、『位』、『震』、『方』四字，『童』字列『兒』、『曹』二字，即宋人所謂換字也。」⁵⁹此說實不確當。按宋人所謂「換字」，即同義字間的替換。《朱子語類》卷一三九云：「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箇減字換字法爾。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霅上」，此換字法也。』」⁶⁰「霅上」即湖州的另名，兩者同義。這種替換的功能主要是修辭上的，意義相同而語言形式不同，以避免重複。《項氏家說》卷七「換字」：

換字之法，雖賢聖之文亦然。蓋語勢當然，非必有意也。特文士推演之，遂至于艱深爾。以「吾」、「我」二字言之。先言「我」字，則以「吾」繼之。「我以吾仁」，「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也。先言「吾」字，則以「我」繼之。「使吾二婢子夾我」，「吾喪我」是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有鄙夫問于我。」「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此以「我」繼「吾」與「予」也。「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此以「吾」繼「我」也。⁶¹

吾、我、予三者同義，可以互換。按照《四庫總目》的說法，體字就是這種換字。

但是，事實並非如此簡單。體字不能完全對應換字。《四庫總目》所舉「東」字的體字是「青」、「位」、「震」、「方」四字，但此四字應該是二個詞，即「青位」、「震方」。「青位」即東方之位，「震方」亦即東方。此二詞與東可以替換。「童」的體字是「兒」、「曹」，「童」與「兒曹」也同義，也可以替換。但是，體字並非都是同義可替換的字。如「桐」字，其體字是「葉」、「枝」、「梢」三字，與「桐」不同義，顯然不能替換。「龍」的體字是「天地」、「變化」、「鱗」、「角」，也非同義，不能替換。我以為，

⁵⁹ 《四庫全書總目》，頁1164。

⁶⁰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頁3318。

⁶¹ 項安世：《項氏家說》（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七，頁82-83。

體字之「體」實是體物之「體」，乃描繪表現之意。體字與該韻字具有涵義上的相關性，可以用來描繪表現該韻字。這種涵義上的相關可以是同義，也可以不同義，但因為相關，就可以拿來描繪該韻字。如「葉」、「枝」、「梢」與「桐」相關，可以用來描繪桐樹。「木落」、「梅開」、「日短」、「夜長」等是「冬」的體字，都與「冬」相關，可以用來描繪冬天。體字在詩學脈絡中的功能與傳統詩學中所謂「體物語」類似。體物是古代詩歌的重要傳統。在此傳統中，對於各種事物的表現也形成了慣例與傳統，描寫某物往往有一套程式及慣用語，此即體物語。如歐陽修等人賦雪詩，約「詩中玉、月、梨、梅、練、絮、白、舞、鵝、鶴、銀等事，皆請勿用」。⁶²「玉」、「月」、「梨」等字為描寫雪所常用，這些字是寫雪的體物語。體字在功能上與體物語類似，如「鐘」的體字是「聲」、「鳴」、「響」、「聞」等，都可以用來描寫鐘。

《淵海》是詩韻書，為甚麼要有「體字」部分？押韻關注韻腳用字及以其為末字組成的韻藻，而體字涉及的是某一韻字可以用哪些字來描寫，已經超出押韻的範圍。「體字」部分的著眼點顯然不在押韻，而在詩題。當某韻字成為詩題，成為描寫表達的對象時，體字就成為表現該對象的體物語。如「冬」字，一旦成為詩題，便可用體字中的「木落」、「梅開」、「霜清」、「雪厚」、「日短」、「夜長」、「歲餘」、「春動」、「納米」、「獲稻」等語描寫春天。而體字中的相當於同義詞的部分，像《四庫總目》所說，作詩時可以用來換字，避免重複，如「功」字，可以替換成「勳」、「績」、「勞」。又因同義字，義同而色彩有異，故換字亦可有修辭效果。

四、事聯。「事聯」乃是在韻字後附列詞語，在《淵海》中佔有突出地位。這些詞語，就其有出處而言，謂之事；就其成對列舉而言，謂之事聯。《淵海》「事聯」部分在各韻字之後，所列詞藻都是以該韻字為結尾的，如「東」字韻所列詞語都是以「東」為結尾，以供押「東」字韻選擇。〈凡例〉說：「事聯有二字、三字，以至四字，皆取其確按據、對偶親切者用之。」⁶³此謂事聯中詞語主要為二字語、三字語，亦有四字語。這表明二字、三字結構是詩句的主要構件。入選的事聯有兩個特徵：一是有確切的出處（的確按據），二是對偶恰切。當然也有不對偶的詞語，「其不偶者，則圈以別之」。再以「東」字韻為例：

天東杜鼓角漏——。王秀句滿——。日東太玄一沒責——。注：一沒返照——也。

天漢東杜迢迢——。斗柄東淮南——而天下春。

玉壘東杜潛水——。金城東李扈從——。⁶⁴

⁶² 胡仔（纂集）、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前集卷二九，頁202。

⁶³ 《詩學集成押韻淵海》，卷首。

⁶⁴ 同上注，卷一，頁一上、一下。

在以上諸例中，「天東」與「日東」，「天漢東」與「斗柄東」，「玉壘東」與「金城東」都成對，即所謂事聯。每個韻藻後面注出處，方框中的字表示作者或者書名，方框後面則是具體的語句。

「事聯」部分使我們認識到，古人所謂押韻有出處，不僅僅是以單個的韻字為單位，更是以韻字所組成的二字或三字甚至是四字的詞藻為單位。因這些詞藻是有出處的，故而在押韻的同時，也是在用事。嚴毅在〈凡例〉中稱：「書以『押韻』云者，蓋取其壓倒之義，下句貴工夫，造句貴來歷。」其「事聯」部分就是提供押韻的來歷。

五、詩料。「詩料」部分提供以某韻字為句末字的詩例。雖然「事聯」部分也有一些詩例，但「詩料」與「事聯」部分提供的詩例不同，「事聯」部分的詩例都是前代著名詩人的詩句，標明出處，而「詩料」部分的詩例則不注出處。〈凡例〉中說「句選名賢」，今檢有蘇軾詩句，如卷一「風」字韻七言詩料有「送客今朝西北風」，乃蘇軾〈與秦太虛參寥會於松江而關彥長徐安中適至分韻得風字二首〉其一詩句；「盡日舟橫擘岸風」，乃前引蘇軾同題其二詩句。⁶⁵「萬里帆檣海上風」，乃曾鞏〈甘露寺多景樓〉詩句，⁶⁶但大多數詩句現在不能明其出處，是否有編者自擬者也難以確認。從全書的功能上看，「活套」提供了韻藻生成的範例，「事類」提供了現成的有來歷的韻藻，「詩料」乃是運用韻藻的實例。

「詩料」分五言、七言兩大類，每一大類又根據題材內容分成若干個詩題。以「東」字為例。五言部分的題目有：春、端午、晚、曉日、日、月、風、雲、雪、江、水、文、君、臣、武、戎事、榮達、德政、遊、旅、釣、商、農、孝、宮花、花、落花、新柳、柳花、菊、禾、瓜、飲、禽、燕、蝶，共三十六個題目；七言部分有早春、暮春、秋、秋日、月夜、雪、月、江城、舟、落花、遊、歸隱、客、外國、觀、蝶，共十六個題目。⁶⁷這些题目的擬設乃是詩歌題材上的分類，這種分類方式實際上與類書的框架有密切關係。《詩學大成》一類的書籍正是以類書的框架將詩歌分類的。以五言之「春」類題為例，《淵海》共列四句：

春回曲檻一。春意滿籬一。于時斗柄一。農作正宜一。⁶⁸

第一句「曲檻東」是一個三字語，「事類」部分中無此三字語，乃是仿照「活套」部分「屋橋東」、「粉牆東」生成的。第二句「籬東」，在「事類」中，其出處是杜詩「日出籬東水」。⁶⁹

⁶⁵ 蘇軾（著），馮應榴（輯注），黃任軻、朱懷春（校點）：《蘇軾詩集合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卷十八，頁917。

⁶⁶ 曾鞏：《元豐類稿》（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卷七，頁81-82。「上」字《元豐類稿》作「外」。

⁶⁷ 《詩學集成押韻淵海》，卷一，頁二上至二下。

⁶⁸ 同上注，頁二上。

⁶⁹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卷十三〈絕句六首〉其一，頁1141。

第三句「斗柄東」語亦在「事類」中，出《鶡冠子·環流》。⁷⁰第四句「宜東」乃虛字加東字組成，「事類」部分亦有這種結構的例子，如「生東」、「從東」等。再如七言類的「早春」題：「不知斗柄又回東」，此是「事類」中「斗柄東」的分拆；「暮春」題：「鞦韆閑在小樓東」，此「小樓東」乃仿照「活套」之「昼橋東」、「粉牆東」作出。

「詩料」部分一方面給出以某一韻字押韻的範例，另一方面也在韻字的綱目下給出了不同類別詩題的典範詩句，作為學者創作時的示例。

在討論了《淵海》的體例之後，我們可以再回頭看此書淵源所自的胡繼宗《詩學活套押韻大成》及二者的關係。《淵海》之〈凡例〉稱：

書肆舊刊廬陵胡氏、建安丁氏所編《詩學活套押韻大成》，詳略不同，醇疵相半，大抵以押韻詩句多者居前，詩句少者居後，韻母混淆，訓詁闕略，識者病之。今是編韻銓禮部，句選名賢，每韻之下，事聯偶對，詩料群分，非惟資初學之用，而詩人騷客亦得以觸而長、引而伸，不無小補。比視舊刊，霄壤懸隔，故名之曰《詩學集成押韻淵海》，蓋所以別其異同也。

《詩學活套押韻大成》原本已佚，不能直接確認其面貌。但《淵海·凡例》有「詳略不同，醇疵相半」云云，據其語氣，胡繼宗與建安丁氏所編之書流傳有詳略不同的版本，其差異如何造成？胡氏初編，丁氏補編乎？或二人同編，書肆刻本有所增刪，故而詳略不同乎？目前已經難以考證。依照〈凡例〉的說法，胡、丁二氏之書雖然也是分韻繫詩，依據的基本上是韻書的框架，但是韻字的排列順序並非嚴格依據韻書，而是依據所押韻字詩句的多少。這種排列順序，打破了韻書原有的韻字排列次序。由於韻字失去了韻書原有的次序，以致「韻母混淆」。嚴毅《淵海》則完全按照《禮部韻略》的韻字排列次序組織全書，使韻字的排列次序與《禮部韻略》完全一致。〈凡例〉又云：「《詩韻》舊編，但取其有詩句者載之，今一依《禮部》備載，庶得見韻書之全。」胡、丁二氏之書僅取有押韻詩句實例的韻字，沒有詩句實例的韻字則略而不載，而嚴氏《淵海》則備載《禮部韻略》的韻字。不僅如此，《大成》「訓詁闕略」，即沒有釋義，而嚴氏《淵海》則有訓詁。這種差異表明，胡、丁《大成》原本無意使其書具有韻書的功能，其關注的重心是押韻的詩句。到嚴氏《淵海》，則已經有意使其書兼有韻書的功能。

嚴氏〈凡例〉又云：「如『東』韻內，舊編『東』字在上者，今並削去，他做此。」按此所言為「事類」部分，嚴氏《淵海》所編入韻藻，均以該韻字收尾者。如「東」字韻「天東」、「日東」等等，均以「東」為末字。〈凡例〉所謂「東」字在上者，即指詞藻中以「東」為首字者，比如「東方」之類。按照〈凡例〉所言，胡、丁《大成》所列詞藻包括以韻字為首字者，嚴氏則概加刪削，僅存以韻字為末字者。

⁷⁰ 黃懷信：《鶡冠子彙校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卷上，頁76。

嚴氏書雖以胡、丁舊編為基礎，但經過調整體例、增刪內容，已經不復舊觀。嚴氏對其新編極為自信，稱其書「視舊刊霄壤懸隔」，不僅可以「資初學之用」，而對「詩人騷客」也「不無小補」。

韻書而兼類書：《韻府羣玉》的知識與詩學雙功能

按照《四庫總目》的說法，單是附載韻藻的韻書也屬於其所謂「詩韻」類書籍。此類書籍流傳至今者，當以《韻府羣玉》為最早。《韻府羣玉》二十卷，元陰時夫撰，陰中夫注。據中夫序，此書編輯完成當在延祐元年(1314)，而陰時夫自識中有「爰鋟諸梓」之語，故其刊刻當在此年或稍後。此書現存最早刊本乃元統二年(1334)梅溪書院本，在成書二十年之後。黑龍江省圖書館藏梅溪書院本獨存內封，有木記云：「瑞陽陰君編輯是書，以事繫韻。……不特使人易於押韻云。且便於檢事，欲觀某事，則求其字韻得之。蓋韻書而兼類書也。元本世多未□，□復銓次，□善敬刻，與四方共之。」⁷¹這裏提到「元本」，當是陰時夫自識中所謂「爰鋟諸梓」的原刻本。值得注意的是，梅溪書院本曾經增修，已非原本之舊。此本卷首〈增修韻府羣玉凡例〉，先列凡例九條，後云：「已上凡例九條，並依元本所書。今增修大意續見於下。」再列凡例三條。此所謂「元本」正可與前載木記相印證，乃指原刻本。梅溪本〈凡例〉之前九條乃原刻本所有，為陰時夫之父竹野所定；後三條乃梅溪本所增，有關增修之說明。梅溪本之後，重刻本眾多，亦有增補改編。我們根據現存最早刊本即梅溪本敘其體例，並略及其增補情況。

《韻府羣玉》與《書林事類韻會》及《史韻》二書有繼承關係。前引宋濂〈韻府羣玉後題〉云：「《韻府羣玉》一書，……乃因宋儒王百祿所增《書林事類韻會》、錢諷《史韻》等書，會粹而附益之。」此文作於洪武八年(1375)。據宋濂序，《韻府羣玉》彙合了《書林事類韻會》、《史韻》兩書的內容，並且做了增補。《韻府羣玉》在體例上的最突出特徵就是以韻繫事，此亦該書與《書林事類韻會》及《史韻》二書之共同處。不過，《韻府羣玉》也有若干變化，茲述其體例如下。

一、韻字。原編本與梅溪書院刊增修本對待韻的態度有差異。原編本在韻字方面大體上是依據《禮部韻略》，原編〈凡例〉云：「《監韻》元不收如『尖』、『禪』、『樹』、『打』、『玄』、『丸』等事，今並收入。」《監韻》即國子監刊的《禮部韻略》。⁷²其言補入《監韻》數字，則知其所據的韻書原本乃《禮部韻略》。然梅溪書院本卷首述其「增修大意」云：「元本字韻並無音切，而類次參差，未便檢閱。今本字之先後，並依《禮

⁷¹ 轉引自石菲、許靜華：〈璀璨寶典 珠玉文章——黑龍江省圖書館珍藏元梅溪書院刻本《韻府羣玉》〉，《圖書館建設》2010年第12期，頁109。

⁷² 毛晃父子增補之《禮部韻略》已收入以上諸字，故此所謂《監韻》當為增補前之《韻略》。

韻》次序。同音者，各以類收首字，增以音切。遇圈則別是一音也。元本字韻比《禮韻》闕者，今多增入。」據此可知，《韻府羣玉》原編本雖然補入了「尖」、「禪」等韻字，卻並未全收《禮部韻略》韻字；其韻字的排列亦未嚴格依照《禮部韻略》的次序；原編所列韻字亦無反切注音。這些都表明，《韻府羣玉》原本重在以韻繫事，而非在韻本身，只不過是用韻書的形式組織事類而已，此與《書林韻會》、《史韻》相同。但梅溪書院本的「增修」顯然是強化了此書的韻書功能，欲兼有類書與韻書之長。故梅溪本以《禮部韻略》為基礎重新組織《韻府羣玉》的韻字次序，增補了闕漏的韻字。今以「東」字韻為例：

東，德紅切。《記》：「大明生於一。」《禮器》。《詩》：「我來自一東。」〈東山〉
「駕言徂一。」〈車攻〉《孟》：「決諸一方，則一流。」《莊》：「順流而一行。」
○坦腹一床，詳「床」。

「德紅切」為梅溪本新補入，音切後面所引諸書，梅溪本「增修大意」稱之為「散事」。「散事」部分或為原編本所有。元日新堂刊本《新增說文韻府羣玉》又增入《說文》及《漢書》等內容。日新堂本「東」字韻下：

東，德紅切。《說文》：「東，動也。从日在木中。」《漢志》：「一方，陽氣動。」
○夾漈鄭氏曰：「木，若木也。日所升降，在上曰杲，在中曰一，在下曰杳。
一曰：春方也。」《記》：「大明生於一。」〈禮器〉。《詩》：「我來自一。」〈東山〉。
「駕言徂一。」〈車攻〉。《孟》：「決諸一方則一流。」《莊》：「順流而一行。」
○坦腹一床，詳「床」。

梅溪本增補音切，注其讀音；日新堂本再增《說文》、《漢書》內容，注其意義。其所補鄭樵（夾漈）之說，則屬所謂「散事」，乃解釋「東」者。其「散事」部分，則列舉此韻字之最基本事典，此部分也超出了一般韻書列舉的內容，呈現出類書的特徵。

二、事韻。《韻府羣玉》在單個韻字之後列舉此韻字相關的事，這部分內容編者稱「事韻料」，日新堂本卷首「韻下類目」稱「事韻」，即所謂「韻藻」或「詞藻」。此一部分是《韻府羣玉》的主體內容。《韻府羣玉》編者將「事韻」分為二字、三字、四字語，其最長者四字止。再以「東」字為例：

二字：道東，易東，乃東，活東，丁東，小東，闌東，門東，天東，牆東，
江東，山東，遼東，河東，甬東，膠東，征東，鎮東，平東
三字：斗柄東，馬首東，水必東，鴻溝東，畝盡東，官名東，吾欲東，梟徙
東，川障東，日賁東，東復東，問在東，吳河東，寇巴東，施家東，
葬桑東
四字：灤西灤東，有文者東，住西住東，宿西食東，在西笑東，扶桑更東，
石言勿東，松忽向東

與《書林韻會》及《史韻》直接摘抄原書事語不同，《韻府羣玉》乃是將原書事語詞藻化。如《後漢書·鄭玄傳》：「〔玄〕辭歸。〔馬〕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史韻》「東」字條作：「鄭生今去，吾道東。」乃是摘原書文句，為合「東」字韻，僅省「矣」字，《韻府羣玉》則化約為「道東」二字。如《荀子·在宥》「水萬折必東」，《韻府羣玉》縮成「水必東」。事實可能是一句、一段，如何將事實詞藻化？〈凡例〉云：「采摘事中緊切字為母，詳繫於平仄韻之下。」所謂「緊切字」即關鍵字，如與「東」相關之事，「東」便是「緊切字」，於是繫於「一東」之「東」字韻之下。《韻府羣玉》的詞藻化也體現在排列順序上，先是二字語，其次是三字語，再次是四字語。

這種將事語詞藻化的傾向與《書林事類韻會》及《史韻》不同，而恰恰與《初學記》、《六帖》等類書有一致處。《史韻》、《書林韻會》關注的焦點在事，而語出原書，沒有被化約再造成詞藻，旨在保存事典的原貌。原書的語句若要運用於駢文、詩賦中，作者必須將其詞藻化，融入到自己的語句中。《羣玉》之將事詞藻化，不僅關注事的內涵，更突出其作為詞藻的審美色彩；不僅具有知識性指向，而且具有審美指向。由於事已被詞藻化，故在駢文及詩賦創作中，作者可以直接將這些現成的詞藻用於自己的詩句文句之中。《韻府羣玉·凡例》云：「尋索事實，易於指掌，不專為詩詞而設。」正表明了其書一方面為事實而設，另一方面為詩詞而設，恰有知識與詩學的雙重功能。

《韻府羣玉》雖然以韻繫事，但是，該書對於所繫之事也有分類。其「韻府羣玉事類總目」之「韻下事目」共列三十類：天文、地理、時令、歲名、人物、人事、氏族、人名、身體、官職、性行、壽典、百穀、飲食、服飾、宮室、器用、舟車、文學、經籍、技術、禽獸、鱗介、昆蟲、竹木、花果、珍寶、燈火、顏色、數目。這種分類即是類書的分類方式。〈凡例〉中提到《事類備要》，即《古今合璧事類備要》，乃宋末大型類書，有前集六十九卷，後集八十一卷，續集五十六卷，別集九十四卷，外集六十六卷。這表明，《羣玉》雖是以韻繫事，但亦有意吸收以事相從之類書的分類方式，以兼有此種類書的知識分類功能。

三、活套。《韻府羣玉》在韻字下面除列「事韻」之外，還有「活套」。《韻府羣玉》中所謂「活套」者，即提供該韻字可以自由生成詞藻的範本。如「東」所列活套為：海東、陝東、齊東、籬東、鄰東、灑澗東、五雲東。如「海東」，是一個表示水體的字加「東」字構成，可以仿照而造出二字詞藻，如「江東」、「河東」、「池東」、「湖東」、「澗東」，也可以把水體換成「山」、「陵」等字，造出「山東」、「陵東」等；「陝東」、「齊東」都是地域字加「東」字，可以造成「浙東」、「淮東」、「晉東」等語。《羣玉》所列作「活套」的詞語有些是有出處的，已經出現在「事韻」當中；有些則沒有出處，不在「事韻」之內。「事韻」與「活套」都是詞語，但功能有異。「事韻」突出的是這些詞語的出處，「活套」則主要是為了提供自造詞語的範本。「事韻」提供的是現成的詞藻，「活套」提供的是詞藻生成的範本與模式。

從《永樂大典》到《佩文韻府》

《韻府羣玉》在元明間影響甚大，流佈亦廣。其書在元代已增補重刻，流傳至今的有梅溪書院本、日新堂本等。明洪武年間，曾以《洪武正韻》為準重編，宋濂序其書，亦肯定其價值。其實，不僅是宋濂，明太祖亦喜此書。洪武二十一年（1388），解縉上〈大庖西封事〉，⁷³云：

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蠅集一時兔園寒士，抄緝穢蕪，略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而隨其後，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之奧，下及關閩濂洛之傳，根實精明，隨事類別，以備勸戒，刪其無益，焚其謬妄，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與？⁷⁴

解縉雖斥此書穢蕪，否定其內容的價值，但亦與宋濂一樣，稱此書「便於檢閱」，肯定其編輯體例，因而建議採用其體例新編一書，以取代《韻府》。此一建議竟促成了《永樂大典》的編纂。《四庫總目》於解縉《文毅集》提要云：

〈大庖西封事〉中有云：「陛下好觀《韻府》雜書，鈔輯穢蕪，略無文彩。若喜其便於檢閱，願集一二儒英，隨事類別，勒成一經。」云云。其後成祖修《永樂大典》，縉實為總裁官。果用分韻編類之法，勒為巨帙。一切遺文墜簡，竟賴以傳於今日。⁷⁵

《總目》明確指出《永樂大典》的編纂與《韻府羣玉》有關。按永樂元年（1403）閏七月丙子朔，成祖諭翰林學士解縉等曰：

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繁，不易檢閱。朕意欲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以便考索。嘗觀《韻府》、《回谿》二書，事雖有統而采摭不廣，紀載太略。爾等其如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于天文、地理、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編輯為一書，毋厭浩繁。⁷⁶

⁷³ 《四庫總目》卷一三五《韻府羣玉》提要謂「明成祖頗喜其書，故解縉〈大庖西封事〉稱」云云（頁1152），誤以為成祖朝事。按解氏上書中有「國初至今將二十載」之語，《御選明臣奏議》卷一載此文，題注「洪武二十一年」，《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四繫於洪武二十一年四月，可證《總目》之誤。見《御選明臣奏議》（臺北：華文書局影印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刊本，1968年），卷一，頁十六上；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廣雅書局校刻本，1994年），頁60。

⁷⁴ 《文毅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頁三下至四上。

⁷⁵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頁1482。

⁷⁶ 《千頃堂書目》，卷十五，《永樂大典》解題，頁395。

成祖諭中所謂《回谿》，即宋人錢諷《回溪史韻》，《韻府》即《韻府羣玉》，二書都是以韻類事。成祖肯定二書之編輯體例，而嫌其「采摭不廣，紀載太略」，因命用其體例，重新編輯。《四庫總目》卷一三七《永樂大典》提要謂「此書以《洪武正韻》為綱，全如《韻府》之體」。⁷⁷可見《韻府》對《永樂大典》的編輯體例影響之大。不過，《永樂大典》的功能主要在知識，即備載「天下古今事物」，而非為押韻之用。

《永樂大典》雖然在體例上繼承了《韻府羣玉》，但卷帙浩繁，未能刊行流通，因而並未減低《韻府羣玉》的傳播與影響。事實上，明宮廷亦藏有《羣玉》。《文淵閣書目》所著錄者皆明前期宮廷圖書，其卷三著錄《韻府羣玉》一部十冊、一部五冊者數種。據《明宮史》載，此書內廷亦曾刊刻。⁷⁸正可印證明此書在宮廷中的影響。明代續編、改編者眾。除宋濂所敘之洪武本外，又有錢全袞《韻府羣玉掇遺》十冊、⁷⁹包瑜《韻府續編》四十卷，⁸⁰都是明代前期的著作。

大學問家楊慎(1488–1559)於《韻府羣玉》評價甚低，其《丹鉛總錄》云：「《水經注》所載事多他書傳未有者，……皆可以入詩材，勝俗子看《韻府羣玉》，搜出酸餽惡料，令人嘔噁也。」⁸¹楊氏雖貶此書，卻不否定作詩應該蒐集詩料，甚至也並不否認此類工具書的作用，只是批評《韻府羣玉》所提供詩料之惡。他本人重視蒐集詩料，甚至動手編輯了工具書《均藻》四卷。⁸²「均藻」即「韻藻」，⁸³乃可供押韻用的詞藻，相當於《韻府羣玉》中的「事韻」。其書以平水韻編次，上下平聲一卷，上、去、入聲各一卷。《四庫總目》提要謂「其書乃《韻府羣玉》之流」，⁸⁴又謂其書乃欲補《羣玉》之闕，⁸⁵可見此書與《羣玉》之密切關係。不過，楊書雖補《羣玉》之闕，但在他本人而言，並非為逞博爭勝，而為顯其所選者乃為佳料，非《羣玉》之「惡料」。此書編次韻藻並不嚴密，以同一韻字結尾的詞藻並未都排列在一起，很可能只是隨手摘錄彙聚，之後未加編輯。除《均藻》之外，楊慎還編有《哲匠金桴》五卷。《四庫總目》提要謂此書「採摘漢魏以後詩雋句及賦頌之類，分韻編錄」。⁸⁶上、下平聲各一卷，上、

⁷⁷ 《四庫全書總目》，頁1165。

⁷⁸ 劉若愚《明宮史》土集〈內板書數〉：「《韻府羣玉》(十本、一千四十葉)。」見劉若愚：《明宮史》(北京：北京出版社，1963年)，頁85。

⁷⁹ 《千頃堂書目》卷十五著錄，注云：「華亭人，元末杜門著書，不仕張氏。」(頁422)

⁸⁰ 包氏，景泰庚午(1450)舉人，曾官教諭。見《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三七，《韻府續編》提要，頁1166。

⁸¹ 《丹鉛總錄》，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明隆慶、萬曆間刊本，卷二，頁四十三下。

⁸² 《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明刻本。

⁸³ 《說文》無「韻」字，「均」即古「韻」字，故楊慎用之。參見《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三七，《均藻》提要，頁1167。

⁸⁴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三七，《均藻》提要，頁1167。

⁸⁵ 同上注，《佩文韻府》提要，頁1158。

⁸⁶ 同上注，《哲匠金桴》提要，頁1167。

去、入聲各一卷。其所摘詩句（多為兩句一聯）及文句（有詞采者），乃以句末字分隸各個韻部，體例上相當於前舉宋人之《詩宗集韻》及《淵海》之「詩料」部分。《均藻》是分韻編詞藻，《哲匠金桴》是分韻編詩句及雋語，兩書配合，則押韻用之詞藻與例句兼備。

萬曆（1573–1620）年間，凌稚隆倣照《韻府羣玉》，⁸⁷編成一部大型詩韻書籍《五車韻瑞》，共一百六十卷。⁸⁸《四庫總目》提要謂「是編因《韻府羣玉》，而稍變其體例」。⁸⁹與《羣玉》相比，《韻瑞》列出韻字的小篆字體；音切之後，增入各韻字在宮商角徵羽五音中所屬，及其字音之清濁。於各韻字下所隸之事，則以經、史、子、集、雜（佛典、仙經）、詩、詞、歌、賦等為序排列。這種分類排列方式為《羣玉》所無，乃《四庫總目》所謂「變其體例」者。但凌氏分類亦有問題，既分經史子集，而集部中已包括詩賦等體，然其又另立名目，不免自亂體例。⁹⁰

入清之後，詩韻類書籍的編集依然繼續。朱彝尊編有《韻粹》一百零七卷，乃清初個人編集此類書籍之代表。其書以平水韻編次，每韻一卷，然「惟摭詞賦，而不及經史」。⁹¹其子朱昆田又編有《三體摭韻》十二卷，亦是編集韻藻。⁹²

成書於康熙五十年（1711）的《佩文韻府》乃是官方主持編寫的大型詩韻類書籍。此書之編纂上承《韻府羣玉》及《五車韻瑞》。康熙帝〈御製佩文韻府序〉認為《韻府羣玉》、《五車韻瑞》諸書，「事繫於字，字統於韻，稽古者近而取之，約而能博，是書之作，誠不為無所見也」，但又稱其書「簡而不詳，略而不備，且引據多誤」。⁹³正是為此，康熙「特詔儒臣，蒐羅典籍，輯為是編」。⁹⁴《四庫總目》提要概括此書體例云：「每字皆先標音訓。所隸之事，凡陰氏、凌氏書所已採者，謂之『韻藻』，列於前；兩家所未採者，別標『增』字，列於後。皆以兩字、三字、四字相從，而又各以經史子集為次。其一語而諸書互見者，則先引最初之書，而其餘以次註於下。又別以

⁸⁷ 《千頃堂書目》卷二著錄凌氏《左傳測義》七十卷，注：「烏程人，萬曆中貢士。」（頁65）

⁸⁸ 本文所據為《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首都圖書館藏明葉瑤池刻本。

⁸⁹ 《四庫總目提要》，卷一三八，《五車韻瑞》提要，頁1175。

⁹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三八是書提要云：「賦頌歌詩諸體，本皆集部之文，而別立諸名，殊無義例。」（頁1175）

⁹¹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三九，《韻粹》提要，頁1178。按此書未得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亦未收，未知存否。

⁹²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三九《三體摭韻》提要：「是編仿陰氏《韻府》之例，採前人新豔字句，排纂成編。所錄至元而止，惟取騷賦詩三體，故以為名。」（頁1180）《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又《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韻粹》二卷（上下平聲各一卷），亦題朱昆田所輯。卷首有「丁未大暑少樵坐玉壺仙館揮汗書」序一篇，中云：「坊友以此《韻粹》二卷見示。余審是書，確係手稿，而為前人所未見者。」

⁹³ 張玉書等（編）：《佩文韻府》，清康熙五十年（1711）刻本，卷首，頁二上。

⁹⁴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三六，《佩文韻府》提要，頁1158。

事對、摘句附於其末。」⁹⁵此書體例之精密、蒐羅之廣博、引書之精確，迥出同類著作。詩韻類書籍的編纂至此達到頂峰，也成為終結。由於《佩文韻府》為「詩韻」類書籍之集大成，故自此書出，《韻府羣玉》諸書皆廢。

結語

「詩韻」類書籍除了兼具一般韻書的識字辨音功能外，其以韻類事，並具知識與詩學兩功能。就知識一方面言，類乎今人以音序編次的百科辭典。這種百科辭典式的類書知識廣博而全面，可以提供普通讀書人所需要的基礎知識。就詩學功能而論，此類書籍提供了詩賦寫作的典故，以及押韻所用的現成韻藻、詩歌範例。但是，此類書籍所提供的知識是零碎的，缺乏完整的思想系統與整體的價值指向，作家恃此以為創作的知識基礎，不免淺陋之譏。明人吳訥（1372–1457）稱淺學者為「《韻府羣玉》秀才」，⁹⁶即是為此。不僅如此，詩人依靠詩韻類書籍作詩，也會出現弊端。吳喬《答萬季埜詩問》云：「又問：『施愚山所謂今人祇解作韻者若何？』答曰：『每得一題，守住五字，於《韻府羣玉》、《五車韻瑞》上，覓得現成韻脚子，以句轉韻，以意轉句，扭捻一上，自心自身，俱不照管，非做韻而何？』」⁹⁷按照傳統詩學觀念，作詩應該抒情言志，意決定辭。然而有了詩韻類工具書，方便檢索，詩人作詩則先檢索詩韻，確定韻腳，根據韻腳組成詩句，而整體的詩意亦根據詩句而定。這樣就是辭決定意，顛倒了主次。吳喬在世時，《佩文韻府》尚未出，故所舉至《五車韻瑞》而止。王應奎（1683–1759）《柳南隨筆》卷六則稱：「蓋所謂做韻者，覓韻脚于《韻府羣玉》、《五車韻瑞》，廣之以《佩文韻府》而止。於是以字湊韻，以句湊篇，勉強牽合，全無意義章法，非做韻而何？」⁹⁸是《佩文韻府》亦與其他詩韻書一樣，有其功用，也有其弊端。儘管如此，仍不妨其流行。1937年商務印書館王雲五主編「萬有文庫」本《佩文韻府》第七冊索引序云：「《佩文韻府》一書，風行全國，不僅文人詞客，引為獮祭之資，即普通學者，亦藉以徵求典實。蓋自清康熙年間編此書以來，國內士子，幾不能須臾舍之矣。」直至今日，雖有各種大詞典、數據庫，其獨特的知識與詩學功能仍不能完全被取代。

⁹⁵ 同上注。

⁹⁶ 葉盛《水東日記》載：「吳思庵先生談及淺學後進，曰：『此《韻府羣玉》秀才，好趁航船爾。』航船，吳中所謂夜航船，接渡往來，船中羣坐多人，偶語紛紛。蓋言其破碎摘裂之學，祇足供談笑也。」見葉盛（撰）、魏中平（校點）：《水東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卷二，頁17（引文標點有所改動）。

⁹⁷ 王夫之等：《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1版），頁32。

⁹⁸ 王應奎（撰），王彬、嚴英俊（點校）：《柳南隨筆續筆》（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13。

詩韻類書籍考論

(提要)

張 健

宋末元初，韻書的編纂出現新趨向。在傳統韻書如《廣韻》、《集韻》、《禮部韻略》之外，流行一類在韻字之後編入詞藻及詩句的詩韻書籍。此類書籍以宋末胡繼宗《詩學活套押韻大成》為最早，流傳至今者，有元人陰時夫所編《韻府羣玉》、嚴毅編《詩學集成押韻淵海》。明代楊慎《均藻》、凌稚隆《五車韻瑞》等，亦屬此類。清康熙年間所纂《御定佩文韻府》，乃其集大成者。明代大型類書《永樂大典》，編輯體例亦受《韻府羣玉》直接影響。此類書籍與《廣韻》等韻書在傳統目錄學中歸屬不同，《廣韻》等書歸入經部小學類，此類詩韻書則歸入子部類書類（《四庫全書總目》）。詩韻類書籍與詩歌創作關係更加密切，就其功能言，可謂之詩學書籍。然此前學者鮮有研究，本文試對其源流、體例及功用等加以考察與論述。

關鍵詞： 詩韻 《韻府羣玉》 《詩學集成押韻淵海》 《五車韻瑞》 《佩文韻府》

On Poetic Rhyme Books

(Abstract)

Zhang Jian

At the end of the Song and beginning of the Yuan, a new trend in phonology books emerged. In addition to traditional *yunshu* (rhyme books) such as *Guangyun*, *Jiyun*, and *Libu yunlüe*, a kind of rhyme dictionary called *shiyun* (poetic rhyme), which inserted poetic phrases or couplets after rhyme characters, also became very popular. The earliest example of this type of book was Hu Jizong's *Shixue huotao yayun dacheng* at the end of the Song. Books still available today include Yin Shifu's *Yunfu qunyu* (Yuan dynasty) and *Shixue jicheng yayun yuanhai* edited by Yan Yi (c. fourteenth century), *Yunzao* edited by Yang Shen (1488–1559) in the Ming, *Wuche yunrui* edited by Ling Zhilong (c. sixteenth century), and so on. And from the Kangxi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Yuding peiwen yunfu* formed a comprehensive epitome of this category. The editing format of *Yongle dadian*, a Ming *leishu* (encyclopedia), was directly influenced by *Yunfu qunyu*. Poetic rhyme books (*shiyun shu*) and rhyme books (*yunshu*) such as *Guangyun* belonged to different branches in traditional bibliographies: rhyme books belonged to the *xiaoxue* sub-branch in the branch of *jing* (classics), while poetic rhyme books belonged to the *leishu* sub-branch in the branch of *zi* (philosophical book). Poetic rhyme books had closer relations to poem composition; they belonged to books of poetics in terms of function. Since previous research on this topic has been scarc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origins, developments, formats, and functions of poetic rhyme books.

Keywords: poetic rhyme *Yunfu qunyu* *Shixue jicheng yayun yuanhai*
Wuche yunrui *Peiwen yunfu*